

岭上遗珠诉往昔 千秋风华蕴尘烟



此见证了中国历史从春秋走向战国的关键时刻。智氏虽然功败垂成,但给榆次留下了深远的影响——庄子乡的神头村据传有“智伯墓”,郭村、六台村等多地曾建有智伯祠。

进入战国时期,“榆次”这个地名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。战国文献《竹书纪年》记载:“梁惠成王九年,与邯郸榆次、阳邑。”这是现存的史料中,最早明确出现“榆次”之名。据此可知,最迟在公元前361年前,榆次已经建城。近年来,山西陆续出土多枚战国时期货币“榆即”尖足、方足布。上古时期“即”“次”二字同音,“榆即”正是榆次一名的异写。

当时的榆次,紧邻赵国的大本营晋阳,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战国、秦汉时期的榆次城墙,旧志记载“周二十一里”,相当于今天的8.7公里,规模十分惊人,属于全国同期较大的一座城池,西边到郭家堡,北面抵达石太铁路一线。2014年前后,考古人员在砖窑街等地调查,发现了战国时期至隋代榆次北城墙的部分夯土遗址,大体复原出了早期榆次城的范围。

当时榆次城内的格局与建筑已无法准确复原,不过,在市区顺城桥北原铁路医院的北侧,出土了一座巨大的战国晚期礅墩。所谓礅墩,就是柱子下面的地基部分。汉代以后,一般在柱子下面安置柱顶石,柱顶石的下面,再铺设砖石砌筑的礅墩,以保障建筑地基的稳定。从礅墩的尺寸来看,这座建筑的体量十分庞大。

战国时期选定的榆次城址,在此后两千年中基本没有变动,这也和猫儿岭的存在有着很大关系。从卫星图上不难看出,榆次城恰好在城东丘陵区与城西平原区的交界地带,距离潇河的出口不远。正是由于猫儿岭的向南延伸,潇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,保障了榆次城两千余年来在雨季不被洪水侵扰。

(下转第8版)

猫儿岭,一个榆次人熟悉的地名,潜藏着榆次人未必知晓的一段过往。

两千多年前,榆次城在三晋之中、晋阳之旁拔地而起,东郊的猫儿岭古墓群也随之而生。地上城池与地下世界,共同展现出先民们完整的生活轨迹,饱经沧桑,薪火不绝。猫儿岭的古代地层,正如榆次的年轮,为我们一层层揭示出尘封的往事。

远迈秦汉、跨越隋唐,两千年时光倏忽而过,榆次这片土地的底层记忆,就沉睡在这处人烟熙攘的高冈之下,历久而弥新。经过持续不断地考察、挖掘、整理,5月18日,国际博物馆日当天,榆次猫儿岭墓群出土文物展在晋中市博物馆精彩开展。本期,让我们一同踏入猫儿岭的历史长河,以文字为舟,照片作楫,溯流而上,探寻岁月深处的奥秘,与往昔的时光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

榆次之源 揭秘“我从哪里来”

猫儿岭墓群与榆次的城市发展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。一方面,了解猫儿岭墓群离不开榆次上古史的背景知识;另一方面,一座座古墓重见天日,揭开了榆次历史上的众多未解之谜。通过“榆次之源”,首先来了解一下榆次往事。

绵绵八缚,九曲潇河,尽显山河之秀,孕育文化之魂。从石器时代到晋国霸业,从六卿争权到秦皇一统,榆次在先秦、秦汉的文明草创阶段,不仅确立了稳定的城址,设置了成熟的政区,奠定了地方文化的底色,还在三晋乃至天下格局的剧变中,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。

一万多年前,先民的足迹踏上榆次大地,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。考古学者在榆次区长凝镇的西长凝村、贾鱼沟村和东赵乡的大发村,先后发现了3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,这是榆次境内最早有人类活动的遗迹。这些遗址全部位于城东河流两侧地势高亢的台地上。到了新石器时代以及夏商周时期,榆次境内的聚落遗址逐渐从高地走向平川,如满天星斗般遍布境内,魏榆大地逐渐进入文明的前夜。

榆次最早见于历史记载,与一块“会说话”的石头有关。先秦史书《左传》记载:公元前534年“春,石言于晋魏榆”。

魏榆位于何处?《左传》中没有明确记载。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最早提出,魏榆正是后来的

榆次。唐代诗人韦应物也在《送榆次林明府》诗中写道:“邑传榆石在,路绕晋山微。”此后,魏榆作为榆次前身的说法被广泛接受。如今榆次老城西门外的榆石亭,依然铭记着这段春秋轶事。

春秋中期以前,晋国的疆域主要局限在晋南地区,山西中部属赤狄等部族的活动范围。公元前569年,在魏绛的主张下,晋国与无终国通过贸易往来,以货易土,晋国势力进入晋中一带,这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以和平谈判解决民族纷争的先河,史称“魏绛和戎”。公元前541年,晋国“败无

终及群狄于大(太)原。”此役之后,晋中盆地全部纳入晋国范围,成为晋国大夫祁奚的封地。

公元前514年,魏绛之孙魏舒执掌国政,把祁氏的地盘分为七个县,在今榆次西南至徐沟一带设立涂水县,第一任涂水大夫名叫知(智)徐吾。历史地理学界认为,涂水等县的设立,不仅是榆次境内置县之始,也是中国延续两千年的郡县制之开端,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。到了汉朝初年,涂水县并入榆次县,成为榆次的一个乡。

到了春秋晚期,称霸中原二百年之久的晋国,被智、韩、赵、魏四个卿大夫家族架空,榆次属于实力最强的智氏家族的领地。公元前453年,智氏的最后一代首领智伯瑶拉拢韩、魏两家围攻赵氏的大本营晋阳,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水淹晋阳之战,结果魏、韩两家临阵倒戈,联合赵氏击败了智伯瑶,智伯瑶逃到榆次郭村的凿台后被擒杀。《战国策》中有一句这样的话:“智氏见伐赵之利,而不知榆次之祸也”,说的就是这件事。此后不久,赵、魏、韩三家彻底瓜分了晋国。

晋阳之战是奠定“三家分晋”的标志性事件,而凿台之战则是晋阳之战的终结。榆次因